

## 青黛染心

林晚星在高铁站出口看到外婆时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老人穿着靛蓝色土布褂子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银白的头发用一根骨簪绾着，手里攥着个蓝印花布包袱，站在熙攘的人群里像一丛静立的蓝草。

“晚星，这边。”外婆的声音还是那样清亮，不像刚在电话里说的“腰杆快挺不住了”。林晚星把行李箱拉杆一收，快步走过去，鼻尖先撞上一股熟悉的味道——是草木灰混着靛蓝的清香，这味道曾沾满她整个童年，此刻却让习惯了香水味的她下意识皱了皱眉。

“外婆，你怎么不在家等着？医生说你得卧床休息。”她伸手去接包袱，触到布料的瞬间愣了愣。这蓝印花布的纹样是“缠枝莲”，针脚比她记忆里更细密，靛蓝的颜色浓淡相宜，像把初夏的夜空揉进了布里。

“躺着浑身难受。”外婆拍开她的手，自己把包袱往行李箱手上一挂，“你妈说你这次能待半个月？正好，后院的蓝草该收了。”

林晚星的脚步顿了顿。她这次回乡根本不是为了帮外婆收蓝草，而是公司裁员，她成了那个“优化对象”。对着电话那头哭哭啼啼的母亲，她实在说不出自己的窘境，只含糊说想回家歇歇。此刻听到“蓝草”二字，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——她已经快十年没碰过那些东西了。

外婆家在镇子最东头，青石板路曲曲折折引着她们往深处走。路边的老槐树比上次回来时更粗了，树底下摆着几个竹筐，里面晒着切成段的蓝草，青绿色的汁液顺着竹筐往下滴，在地上洇出小小的蓝印。“这是张婶家的，她孙子要娶媳妇，订了六床蓝印花布被面。”外婆指着竹筐说，“现在年轻人都爱这个，说比机器印的有温度。”

林晚星没接话。她记得自己十八岁那年，就是因为反对外婆让她学蓝染，跟家里大吵一架。那时她满脑子都是外面的世界，觉得这门老手艺又脏又累，挣不了几个钱，哪比得上写字楼里的光鲜亮丽。外婆当时没骂她，只是默默把染缸盖了起来，那之后，就再也没提过传承的事。

老宅院还是老样子，青砖黛瓦，院角那口老井还在，井台边摆着两个半人高的陶缸，缸口蒙着粗麻布。林晚星放下行李，走到缸边掀开麻布，一股浓郁的靛蓝色扑面而来——缸里是发酵好的染液，表面浮着一层细碎的泡沫，像撒了把碎星星。

“这缸是头道染，颜色正。”外婆端着碗水走过来，“你小时候总爱蹲在这儿看，说染液里有星星。”

林晚星的脸颊有些发烫。她确实记得，小时候最喜欢看外婆染布，白布在染液里一浸一捞，再晾在院子里的竹竿上，风一吹，蓝白色的布料轻轻晃动，像一群展翅的蝴蝶。有一次她趁外婆不注意，把自己的手帕丢进染缸，结果染得一团糟，外婆也没生气，只是重新给她做了一块，上面绣着只小兔子。

“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”外婆转身进了厨房，林晚星看着她的背影，发现老人的腰真的弯了，走路时脚步也有些发沉。她走到院墙边，那里挂着一排已经染好的布，有深蓝的、浅蓝的，还有带着冰裂纹的“雪花蓝”，阳光透过布料照下来，蓝得像要渗进骨头里。

晚饭是南瓜粥和外婆腌的萝卜干，还有一盘炒蓝草。林晚星尝了一口，微涩的口感里带着一丝回甘，和她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。

“张婶说，下周要带城里的设计师来，想让我给他们讲讲蓝染的工艺。”外婆喝着粥说，“我这记性，怕是讲不好。”

“设计师？”林晚星有些意外。

“就是做衣服的，说要把蓝染用到新款式里。”外婆放下碗，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里面是一叠照片，“你看，这是他们上次寄来的样品，说卖得可好了。”

照片上的衣服款式新颖，却巧妙地融入了蓝染的元素，有的是在衣角绣上蓝染纹样，有的是用不同深浅的蓝布拼接，看起来既时尚又有韵味。林晚星的心猛地一动——她之前在公司做的就是服装策划，因为不懂传统工艺，好几次提案都被客户驳回，说太“飘”，没有文化底蕴。

“这手艺，还是有价值的。”外婆的声音很轻，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林晚星心上。

第二天一早，林晚星是被院子里的捶打声吵醒的。她披衣走到窗边，看见外婆正蹲在井台边，用木槌捶打蓝草。青绿色的草汁顺着木槌往下流，溅在老人的裤腿上，洇出一片片蓝渍。

“外婆，我来。”林晚星快步走过去，抢过木槌。木槌比她想象的重，才锤了几下，胳膊就开始发酸。外婆站在一旁指导她：“轻点，别把草杆捶烂了，不然染出来的布会发暗。”

阳光慢慢升高，林晚星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她看着青绿色的蓝草在木槌下渐渐变软，汁液顺着竹筐的缝隙滴进桶里，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是她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屏幕时从未有过的。

中午的时候，张婶来了，手里拎着一篮鸡蛋。“老姐姐，我来看看你。”她看见林晚星，眼睛一亮，“这不是晚星吗？可算回来了！你外婆为了你的事，没少念叨。”

林晚星的脸又红了。张婶却没在意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外婆去年冬天摔了一跤，躺在床上还惦记着染布，说不能耽误人家结婚用。后来还是我和你李叔轮流来帮她，才把那批活赶完。”

外婆在一旁咳嗽了两声，打断了张婶的话：“都过去的事了，说这个干嘛。”

张婶叹了口气：“老姐姐，你就是太犟。晚星啊，你外婆这手艺，全镇就她一个人能染出‘冰裂纹’，你可得好好学学，别让这手艺断了根。”

“冰裂纹”是外婆最拿手的技艺，染出来的布上会有像冰面开裂一样的纹路，每一块都独一无二。林晚星小时候见过一次，那是外婆给一位老教授染的，据说后来被送到了博物馆。

下午，林晚星主动提出要学染布。外婆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转身从屋里拿出一块白布和一套工具。“染布讲究‘三浸三晾’，每一次浸泡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晾的时候还要注意风向，不然颜色会不均匀。”

外婆手把手地教她。先把白布在温水里泡软，然后拧干，放入染缸。“手要轻，让布完全浸在染液里，不要有气泡。”外婆的手覆在她的手上，粗糙的掌心带着温度。林晚星看着白布在染液里慢慢变蓝，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

第一次染出来的布，颜色深浅不一，边缘还有些发皱。林晚星有些沮丧，外婆却拿起布看了看：“不错，第一次能染成这样已经很好了。我第一次染布的时候，把布都染成黑色了。”

在外婆的鼓励下，林晚星渐渐找到了感觉。她发现，染布不仅仅是体力活，更需要耐心和细心。每一次浸泡的时间，每一次晾晒的角度，甚至连天气的变化，都会影响染出来的效果。这就像她之前做策划，看似简单的方案，背后却需要无数的细节支撑。

晚上，林晚星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晾在竹竿上的布。月光洒在布上，靛蓝色的布料泛着柔和的光泽，像一片小小的夜空。外婆走过来，递给她一杯茶：“你妈打电话来了，说你在公司的事，她都知道了。”

林晚星的手一抖，热茶差点洒出来。“我……”

“没事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。”外婆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但有些东西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她指着那些染布，“这蓝染，就像做人，要经得起浸泡，耐得住晾晒，才能活出自己的颜色。”

林晚星低下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想起自己在公司的日子，为了迎合客户，一次次修改方案，渐渐迷失了自己。她总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却忘了最珍贵的东西，一直都在自己身边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晚星全身心投入到蓝染中。她跟着外婆采蓝草、泡染液、捶打、晾晒，每天都忙得满头大汗，却觉得无比充实。她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外婆，比如在蓝染布上绣上现代的图案，或者用蓝染布做一些小饰品。外婆很支持她，说：“手艺要活，就得跟上时代。”

一周后，张婶带着设计师来了。是两个年轻的女孩，看到院子里晾着的蓝染布，眼睛都亮了。“李奶奶，您的手艺也太好了吧！”其中一个叫小雅的设计师说，“我们这次来，是想和您合作，推出一系列蓝染服饰。”

外婆把林晚星拉到身边：“这是我孙女，她现在也在学蓝染，还懂你们说的那些设计。”

小雅看向林晚星，眼睛里满是惊喜。林晚星把自己画的设计图拿出来，上面是用蓝染布做的连衣裙，裙摆处用不同深浅的蓝布拼接出波浪纹，领口还绣着小小的蓝草图案。

“太完美了！”小雅激动地说，“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效果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。”

那天，她们聊了很久，从蓝染的工艺到设计理念，再到合作细节。林晚星发现，自己多年的策划经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而外婆的传统手艺，也在她的想法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。

合作谈成的那天晚上，林晚星和外婆坐在院子里。外婆给她讲了蓝染的历史，说这门手艺已经传了几百年，经历过战乱，也经历过无人问津的日子，但只要有人愿意学，它就不会消失。

“晚星，你不用勉强自己留下来。”外婆说，“外面的世界大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就去闯。但记住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，这门手艺，也永远等着你。”

林晚星握住外婆的手：“外婆，我不走了。我想把蓝染做下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它的美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，“我打算在城里开一家工作室，一边做设计，一边教别人蓝染，让这门手艺传得更远。”

外婆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浑浊的眼球里泛起了泪光。她从屋里拿出一个木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套染布工具，还有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印花布，上面绣着一只小兔子，正是林晚星小时候弄丢的那一块。“这是我给你留的。”外婆说，“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回来的。”

林晚星抱着木盒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她知道，自己这次回来，不仅找回了工作的方向，更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根。

半个月后，林晚星带着外婆的染液和设计图回到了城里。她租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，门口挂着一块蓝印花布招牌，上面写着“青黛染”。工作室里，既摆放着外婆染的传统布料，也陈列着她设计的现代服饰。

开业那天，小雅和张婶都来了，外婆也坐着火车赶了过来。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，对着蓝染布赞不绝口，外婆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林晚星站在工作室的窗边，手里拿着一块刚染好的布。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布上，靛蓝色的布料泛着柔和的光泽，上面的冰裂纹像星星一样闪烁。她知道，这门古老的手艺，在她的手里，正在绽放出新的光芒。

后来，林晚星的工作室越来越火，很多年轻人都来学蓝染。她还经常带着学生回到外婆的老宅院，采蓝草、染布料，让他们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。外婆也经常被邀请去城里讲课，她的声音不大，却总能吸引很多人。

有一次，林晚星问外婆：“您当初为什么那么肯定我会回来？”

外婆笑着说：“因为你身上，流着蓝染的血。这青黛的颜色，早就刻在你心里了。”

林晚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上面还残留着淡淡的蓝渍。她知道，这颜色，会陪伴她一生，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。就像那院子里的蓝草，一茬又一茬，生生不息。